

宋元尺牘



ISBN 7-80622-495-5



9 787806 224953 >

宋元天牘

上海書店出版社

宋元尺牘

本社 編

責任編輯	虞 偉
技術編輯	吳 放
裝幀設計	丕 休 晨 江
出 版	上海書店出版社（福州路 424 號）
發 行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印 刷	上海市印刷十廠
開 本	850×1168 毫米 大 1 / 16
印 張	33.5
印 數	0001-2000
出版日期	2000 年 1 月第一版 2000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書 號	ISBN 7-80622-495-5 / J · 143

定 價	100.00 元
-----	----------

序

徐建融

本卷宋元尺牘所收作者凡一百二十家，作品凡二百十件，其中宋人翰墨約十分之八強，元則不足十之一二。其間文風的盛衰盈虧，足以窺見。

宋太祖趙匡胤於陳橋兵變，黃袍加身以後，有鑒於唐末、五代的藩鎮割據、武人跋扈，所以，從一開始就實行崇文抑武的政策，以加強中央集權的統治，終宋之世，成爲一項基本的國策。在傳統史學家的心目中，宋朝是有名的文治盛世。所謂文治盛世，便是指宋人崇尚典章文物制度，注重君臣禮儀，倡導文化事業，講求心性修養等社會風尚而言，更是指宋代科舉隆昌，以文取士，建立了一套完備的文官官僚體系而言。雖然，也有些史家以文治暗含貶諷，揶揄宋朝積弱不振，武備鬆懈，北蔽於遼，西困於夏，既迫於金，又滅於元。但由於文治的推廣，對於北宋，畢竟造成了「百年無事」、休養生息的安定局面；對於南宋，也使得長期苟安江南成爲可能。而這一點，無論對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經濟水平的提高，還是文化事業的全面繁榮，都是有利的積極因素。尤其是在文化事業方面，無論哲學、史學、文學、畫學，都創造出登峰造極的輝煌成就，代表着中國古代文化的最高水平。如哲學方面的程朱理學，對嗣後中國人的思想道德觀念起到了重大的規範性影響；文學方面的散文，唐宋八大家中有六家是宋人，宋詞堪與唐詩相輝映，而宋詩也自有唐詩所不可替代的成就和特色；史學方面，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是繼司馬遷的《史記》之後又一部偉大的歷史著作；畫學方面，董源、荆浩、李成、范寬、李唐、馬遠的山水，徐熙、黃筌、趙佶的花鳥，李公麟的人物，蘇軾、文同、揚無咎、米友仁的文人墨戲，無不開宗立派，百代標程。楊萬里《跋寫真劉敏叔八君子圖》有云：「一代一兩人，國已九鼎重；如何八君子，一日集吾宋。」所謂八君子，是指北宋的趙普、韓琦、文彥博、司馬光、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黃庭堅，他們是當時士夫的典型，人文的楷模。八君子之外的文化創造，則更如衆星捧月，鬱鬱乎盛，稱得上是「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的「幸甚至哉」。

而所有這一切文化創造的基本前提，都離不開文字的書寫，也就是今天所說的書法。在今天，書法卻作爲一門藝術，是少數書法家的專擅；而在古代，則是所有士人的一項基本技能。「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同樣意思的文字表達，措辭造句的高下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它的傳播效果；同理，「書之不善」，則再好的措辭造句、再好的意思文字，可能也會爲讀者所掉頭不顧。在主要是通過書寫的方式來傳播、交際文字、思想的古代，士大夫們在書寫方面所下的功夫之大，遠

不是今天的知識份子所可同日而語，也就不難理解。而在這方面，宋代的士大夫又明顯地自覺於前後各代的士大夫，這無疑是與文治的風氣密切相關的。例如，唐代的杜甫、李白都是「語不驚人誓不休」，但他們的書法卻並不怎樣地驚人。宋代的士大夫，則刻意追求「書不驚人誓不休」，如歐陽修「有暇即學書」，蘇軾「下筆輒作千古之想」，黃庭堅對於書法的孜孜以求，更是後人所津津樂道的。因此，我們研究文化史、書法史，便不難發現這樣一個事實，宋代之前，如杜甫、李白是大文學家，卻不是大書法家，儘管他們的書法也寫得很不錯；顏真卿、柳公權是大書法家，卻不是大文學家，儘管他們的詩文也做得很不錯。而宋代，則如蘇軾、黃庭堅等，往往多是大書法家、大文學家一身而兩任甚至數任。

通常，人們對於宋代書法的認識，無非是蘇、黃、米、蔡四大家，再加上李建中、趙佶、吳琚、張即之等，僅二三十人而已。殊不知，這對於全面地認識宋代書法的成就是非常不夠的，用這樣的認識所勾勒出來的宋代書法格局，究竟與唐代的或元代的書法格局又有多少區別呢？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本卷的編纂，首先從整體格局上刷新了人們對於宋代書法認識的眼目。

收在本卷中的宋代作者凡一百十三家，這一數字，在一般的宋代書法圖集中幾乎是看不到的。其中，既有人們所熟知的書法家，如蘇、黃、米、蔡，更多的卻是顯赫的或不十分知名的文臣、武將、理學家、文學家等等，凡士大夫階層各種身份的人物，差不多包羅無遺。後者大多不以書名，但他們的書法成就實在並不在後世某些以書法為專門家的水平之下，即使以道德文章著稱於史籍的人物，也決不是簡單的「書以人傳」，而是他們的書藝本身就確實是片片足以傳世的。長期以來，書法史的研究者對這部份人及其作品的忽視，無論對於宋代整體書法格局還是整個中國書法史的認識，都是不能沒有遺憾的。現在，當我們重新面對這一雄辯的事實，就不能不對所謂的帖學和趨時貴書作出實事求是的重新評價。

元代的情況與宋代正好形成鮮明的對比。崛起於漠北的蒙古族統治者以武功人主中原以後，儘管也曾學習過漢族的傳統文化，仿效過漢族的某些典章文物制度，但從總體上來看，畢竟是一個崇武抑文的時代。科舉制度一度被廢除，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的族屬尊卑，官、吏、僧、道、醫、工、獵、娼、儒、丐的職業位份高下，使從前一直被看作「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士大夫階層，從此淪為娼妓、乞丐者流。史載高克恭官江淮，「凡以儒籍占者，皆定為戶，士得自拔於畝隸，皆感激泣下」。但像高氏這樣的執政者，在當時的統治集團中實在只是鳳毛麟角。所以，從大的政治背景，元朝的統治對於傳統文化事業建設的不利是顯而易見的。這樣，文化的傳承，就成為少數具有宏毅精神的士大夫的事業，而不再像宋代那樣係作為從上到下的社會各階層的共同事業。同理，對於書法或寫一手好字的要求，也就成為少數書法家的追求，而不再像宋代那樣係作為整個士大夫階層的共同追求。

也許，從書法家的標準，人們所熟悉的元代書法家的名頭，並不比宋代的書法家少多少，甚至考慮到宋代有着三百多年的歷史，而元代則不足一百年的事實，也許元代書法家的人數還要比宋代來得多。但是，且不論元代書法家的平均水平

或總體成就要比宋代低得多，如果從寫一手好字的標準，元代比之宋代，簡直可以說是望塵莫及了。收在本卷中的元代作者只有七人，而且多是人們所熟知的書法家，其時文風的式微，書道的衰頹，不是再也清楚不過了嗎？

關於中國書法藝術在不同歷史時期的風格變遷，歷來有晉書尚韻、唐書尚法、宋書尚意、明書尚勢、清書尚趣之說，而元書的風格特徵，似乎並不明顯，所以並沒有明確的概括性定論。我曾經着眼於它對於宋書尚意的有意識抵制和反撥，把它的風格特徵歸納為化晉韻為法、以法開明勢。引申開來說，首先，在於它特別注重於傳統古法，尤其是以二王為代表的晉代書法傳統的繼承，並在繼承的過程中將尚韻的晉書轉化為一種嚴謹的法度、深湛的功力，從而與不講古法、輕視功力的尚意的宋書判然而異；其次，在於它雖然注重功力和法度，但與唐書的尚法又有所不同，因為唐書主要被用於禮教的範疇，而元書則主要是一種文人的翰墨，所以，前者以端莊堂皇取勝，所導致的是雖不得志但依然居於廟堂之高的尚意的宋書，而後者則以秀媚多姿見長，所開啟的是處於廟堂之外、江湖之遠或市俗之中的尚勢的明書。

但如上的分別，只能是相對的而不能是絕對的。尤其是，如果撇開尚韻的晉書不論，無論尚法的唐書也好，尚意的宋書也好，化晉韻為法、以法開明勢的元書也好，還是尚勢的明書或尚趣的清書也好，幾乎都是針對從今天的立場來看屬於正式的書法創作而論的。至於一般的寫字而不是正式的書法創作，就很難一概地歸屬於同一時代的某一風格特徵之下了。如顏真卿、柳公權所書寫的碑楷，是唐書尚法的典型，但《祭姪稿》、《蒙詔帖》，與其說是尚法的，毋寧說是尚韻或尚意的。這就說明，同樣是用毛筆寫字，即使同一個時代、同一位書法家，在他們進行正式的書法創作時或只是一般的寫字之時，對於風格的追求是並不完全統一的；甚至，同樣是正式的書法創作，在寫楷書時或寫行草書時，寫長卷時或寫斗方時，寫條屏時或寫對聯時，對於風格的追求也可能是並不完全統一的。

試就一般的寫字而論，尺牘包括諮文、劄子等等，正是日常應用最為廣泛的一種非創作性形式。歐陽修曾論：「余嘗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迹，而想像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候疾，叙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如無窮盡。使後世得之，以為奇玩，而想見其為人也。」這段話非常重要。不僅所謂晉書尚韻之說，於茲可以得到最為生動的詮釋，而且，對於認識古代書法遺存中一般書寫與正式創作的區分，也具有深刻的提醒作用。由於是「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所以，尺牘的書寫必然是以「初非用意」的無意來生發「意態如無窮盡」的有意。所謂「無意為文乃佳」，同樣的道理，無意為書，也最能體認出書寫者對於書法藝術真性情的風格追求。因此，晉書尚韻，嚴格地說只是晉人的尺牘書尚韻，晉人也偶有碑版傳世，多有寫經傳世，就不能一概地視之為尚韻了。所謂韻，也就是書寫者主觀的一種風韻、意興，所以，尚韻也正是尚意。引申到宋書的尚意，其實也就是以一般的書寫態度來進行正式的書法創作而已。但主觀的風韻、意興，宋人畢竟與晉人有所不同。晉人是超變虛靈，瀟灑飄逸，而韻致蕭遠，宋人則不免抑

勃盤鬱，劍拔弩張，而意氣風發。其間有動靜之別，濃淡之異，所以又以意、韻爲分。

宋人雖然有意無意地借鑒了晉人無意爲書的書寫態度，以期通過筆墨的揮灑來坦露自己的真性情，因此，反映在他們的筆下，一般的書寫與正式的創作在風格特徵上較能統一，但二者的區別還是客觀存在的。在正式的創作中，通過無意而生出的有意顯得更加衝動一些、淋漓一些，如黃庭堅評米芾書『如快劍斫陣，強弩射千里，所當穿徹，猶伸由未見孔子時風氣耳』；而在一般的書寫中，通過無意而生出的有意便顯得沖和一些、涵蓄一些。這不僅因爲一般的書寫、尤其是尺牘的書寫，多『施於家人朋友之間』，無須特別的意氣用事，更因爲這樣的書寫多『不過數行而已』，即使意氣用事，也只能點到爲止，無法大張旗鼓。因此，宋人的尺牘書法在藝術風格上毋寧說比之正式的創作是更加接近於尚韻的晉書的，不妨認爲是五分晉韻、五分宋意。

至於元代的書法，雖然以復興晉書的古意爲尚，並把流便自如的韻致納入到了相對嚴謹規範的法度之中，但反映在正式的創作和一般的書寫中，同樣存在着一定的風格差異。在正式的創作中，對於法度的要求更加嚴格一些，而一般的書寫、尤其是尺牘的書寫中，對於法度的要求就稍微寬鬆一些。因此，元人的尺牘書法在藝術風格上比之正式的創作同樣是更加接近於尚韻的晉書的，不妨認爲是五分晉韻、五分元法。

藝術風格的建樹，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所決定的，其中包括藝術家的個性，時代的或地區的審美風尚等等。以書法藝術而論，王羲之、顏真卿、蘇軾、黃庭堅、米芾、趙孟頫各有各的個性風格，晉、唐、宋、元、明、清各有各的時代風格，江南、中原、邊陲也各有各自的地區風格。但我們同時還應看到，即使同一個藝術家、同一個時代或同一個地區，對於不同功用、形式的藝術門類，在創作中還是會形成不同的多樣風格。尺牘，是傳統書法史上一種具有特殊功用的形式，因此，也就自有其不同於一般個性風格、時代風格或地區風格的特殊風格特徵。上文的分析，僅將宋元尺牘與晉人翰墨作了一些簡單的比較，已經足以引發我們許多對於書法史的重新思考；如果進而將本卷與明清尺牘、近代尺牘加以比較，相信一定可以對這一問題取得更加全面、系統的認識。

如上所述，主要是從書法藝術的角度加以立論。至於這些尺牘的文字內容所包涵的文獻史料價值，具體就不在這裏加以展開了，而留待宋元歷史、政治史、軍事史、文化史、宗教史、經濟史等各種個案史、專題史的研究者去從中開掘出巨大的寶藏。

目錄

宋

徐鉉	書尺牘	一
李建中	書詒文	三
	姜眉跋	五
	蕭引高跋	七
	王尹實跋	八
	王偁跋	九
林逋	致瑫光座主尺牘	一一
	謝升孫跋	一三
	陳頎跋	一五
	吳寬跋	一六
杜衍	書尺牘	一七
范仲淹	致師魯舍人尺牘	二〇
	尤袤跋	二二
宋庠	致宮使少卿尺牘	二三
呂公綽	致遂卿學士尺牘	二五
富弼	書尺牘	二七
文彥博	書尺牘	三〇
歐陽修	致端明侍讀留臺執事尺牘	三三
葉清臣	致資政大諫天休十兄尺牘	三六
呂公弼	書尺牘	三八
王素	書尺牘	四〇
張方平	書尺牘	四二
吳寬跋		四四

趙抃	致知郡公明大夫尺牘	四五
蘇洵	致提舉監丞尺牘	四八
蔡襄	致資政諫議明公尺牘	五〇
蔡襄	致彥猷尺牘	五三
蔡襄	致通理當世屯田尺牘	五五
蔡襄	致杜君長官尺牘	五七
蔡襄	致郎中尊兄尺牘	六〇
蔡襄	致安道侍郎尺牘	六二
蔡襄	致彥猷侍讀尺牘	六四
蔡襄	致公謹尺牘	六六
蔡襄	致戈才陳弟尺牘	六八
蔡襄	致一哥制幹尺牘	七〇
	董其昌題	七〇
	周叔宗跋	七三
	翟秩跋	七三
	陳繼儒跋	七六
	康時萬跋	七七
王肯堂跋		七八
蔡襄	書尺牘(一)	七九
蔡襄	書尺牘(二)	八一
蔡襄	書尺牘(三)	八四
蔡襄	書尺牘(四)	八六
韓絳	致留守司徒侍中尺牘	八八
陳襄	書尺牘	九一
韓縝	書尺牘	九三
王安石	致通判比部尺牘	九五
呂嘉問	書尺牘	九七

錢公輔	致公默秘校尺牘	九
唐 垌	致彥遠尊兄尺牘	一〇一
沈 邁	書尺牘	一〇三
王 覲	書尺牘	一〇五
孫 甫	致子溫運判屯田同年侍史尺牘	一〇七
呂大防	致尚書右丞尺牘	一〇九
范純仁	致伯康君實尺牘	一一一
蔣之奇	致彥和河州司戶尺牘	一一三
范純粹	書尺牘	一一五
沈 遼	致穎叔制置大夫尺牘	一一七
裴 煜	致致政太保太初兄尺牘	一一九
林 希	致劉君秘書尺牘	一二一
錢 總	致知郡工部尺牘	一二三
曾 布	致質夫學士尺牘	一二五
蘇 軾	致夢得秘校尺牘	一二七
蘇 軾	致主簿曹君尺牘	一二九
蘇 軾	致子厚宮使正議尺牘	一三一
蘇 軾	致知縣朝奉尺牘	一三三
蘇 軾	致若虛總管尺牘	一三五
蘇 軾	致長官董侯尺牘	一三七
蘇 軾	致運句太博尺牘	一三九
蘇 軾	致坐主久上人尺牘	一四一
蘇 軾	致南圭使君尺牘	一四三
蘇 軾	致至孝廷平郭君尺牘	一四四
蘇 軾	致杜道源尺牘	一四六
蘇 軾	致季常尺牘	一四七
蘇 軾	遺過子尺牘	一四八
蘇 軾	書尺牘(一)	一五〇

薛紹彭	書尺牘(二)	二〇二
薛紹彭	書尺牘(一)	二〇〇
薛紹彭	致伯充太尉尺牘	一九八
黃庭堅	書尺牘	一九六
黃庭堅	致雲夫七弟尺牘	一九三
黃庭堅	致齊君尺牘	一九〇
黃庭堅	致明叔同年尺牘	一八九
黃庭堅	致明叔少府同年尺牘	一八八
黃庭堅	致公言通直執事尺牘	一八四
黃庭堅	致公蘊知縣宣德執事尺牘	一八二
黃庭堅	致無咎通判學士尺牘	一七九
黃庭堅	致天民知命大主簿尺牘	一七七
黃庭堅	致至能跋	一七五
黃庭堅	袁立儒跋	一七二
黃庭堅	溫叔皮跋	一七〇
黃庭堅	致景道十七使君尺牘并詩	一六三
張商英	書尺牘	一六一
蘇 軾	致定國承議使君尺牘	一六〇
蘇 軾	書尺牘(八)	一五九
蘇 軾	書尺牘(七)	一五八
蘇 軾	書尺牘(六)	一五七
蘇 軾	書尺牘(五)	一五六
蘇 軾	書尺牘(四)	一五五
蘇 軾	書尺牘(三)	一五四
蘇 軾	書尺牘(二)	一五三
蘇 軾	書尺牘(一)	一五二
桂舜年、趙孟頫題名、仇遠題識		一五一
黃石翁跋、鄧文原觀款		一五〇

薛紹彭	書尺牘（三）	二〇五
曾肇	書尺牘	二〇七
李之儀	書尺牘	二一〇
章惇	書尺牘	二一三
蔡京	致節夫親契尺牘	二一五
蔡卞	致四兄相公尺牘	二一七
米芾	致葛君德忱尺牘	二一九
米芾	致伯充尺牘	二二三
米芾	致伯充防禦尺牘	二二五
米芾	致彥和國士尺牘	二二七
米芾	致景文隰公尺牘	二二九
米芾	致希聲吾英友尺牘并七言詩	二三一
米芾	致知府大夫尺牘	二二三
米芾	致寶先生尺牘	二三六
米芾	致臨□使君尺牘	二三八
米芾	書尺牘（一）	二三九
	吳奕跋	二四一
	王時敏跋	二四二
米芾	書尺牘（二）	二四三
	周伯溫詩跋	二四五
米芾	書尺牘（三）	二四七
米芾	書尺牘（四）	二四九
米芾	書尺牘（五）	二五一
米芾	書尺牘（六）	二五二
米芾	書尺牘（七）	二五四
趙令時	致仲儀兵曹尺牘	二五五
陳師錫	致方迴監郡宣德執事尺牘	二五七
蘇邁	致主管學士尺牘	二五九

王鞏	書尺牘	二六一
蒲宗孟	致知府鈴轄子中待制尺牘	二六三
劉燾	書尺牘	二六五
陳瓘	致思濟使君大夫十三姐縣君尺牘	二六七
范百祿	致完夫吏部侍郎尺牘	二六九
張閣	致子昭知縣學士尺牘	二七一
曾紆	致久直知縣尺牘	二七三
李彭	書尺牘	二七五
王份	致欽止司勳賢友尺牘	二七七
胡安國	致伯高太博尺牘	二七九
翟汝文	致宣撫觀文僕射相公尺牘	一八一
葉夢得	書尺牘	二八三
汪藻	致太虛判院朝議台坐尺牘	二八五
孫觀	書尺牘	二八七
劉正夫	書尺牘	二八九
張舜民	書尺牘	二九一
王升	書尺牘	二九二
蔡條	致子通都監尺牘	二九四
邵鰲	致存道良親司理尺牘	二九六
王巖叟	致知府安撫左丞資政尺牘	二九八
張綱	書劄子	三〇〇
李綱	書尺牘	三〇二
趙鼎	書劄子	三〇五
米友仁	書尺牘	三〇七
康與之	致宮使尚書先生尺牘	三〇八
謝克家	致泰發知府待制尺牘	三一〇
沈與求	致子明知府侍郎尺牘	三一二
韓世忠	致總領少卿尺牘	三一四

吳琚	致觀使開府相公尺牘	三二六
朱敦儒	書尺牘	三一八
葉衡	致縣尉奉議尺牘	三二〇
王之望	致季思通判學士尺牘	三二二
楊无咎	書尺牘	三二五
吳說	書尺牘(一)	三二七
吳說	書尺牘(二)	三二九
吳說	書尺牘(三)	三三一
吳說	書尺牘(四)	三三三
吳說	書尺牘(五)	三三五
吳說	書尺牘(六)	三三七
吳說	書尺牘(七)	三三九
吳說	書尺牘(八)	三四一
吳說	書尺牘(九)	三四三
吳說	書尺牘(十)	三四五
吳說	書尺牘(十一)	三四七
吳說	書尺牘(十二)	三五〇
吳說	書尺牘(十三)	三五三
張九成	書尺牘	三五五
張浚	書尺牘	三五七
龍大淵	書劄子	三五九
史浩	書劄子	三六一
胡沂	致壽翁節推尺牘	三六三
虞允文	書劄子	三六五
王十朋	書劄子	三六八
韓元吉	致司馬朝議尺牘	三七一
汪應辰	致子東學士尺牘	三七三
洪遵	書尺牘	三七五

元

謝諤	呈益夫宣教劄子	三七七
霍端友	書尺牘	三七九
葛洪	致仁仲府判計議丈尺牘	三八一
楊萬里	呈達孝宮使判府中大劄子	三八三
徐夢莘	致安國贊善尺牘	三八五
杜良臣	致中一哥新恩中除賢弟尺牘	三八七
陸游	致仲躬侍郎尺牘	三八九
陸游	書劄子	三九二
范成大	書尺牘	三九六
王淮	書劄子	三九九
朱熹	致會之知郡朝議尺牘	四〇一
朱熹	呈提舉中大契丈劄子	四〇五
朱熹	致教授學士尺牘	四〇七
朱熹	致彥脩少府尺牘	四〇九
朱熹	書尺牘	四一二
張孝祥	致姨夫判府留守待制侍郎尺牘	四一四
樓鑰	致叔清宣教尺牘	四一七
喬行簡	書劄子	四二〇
洪咨夔	致舟公堂頭禪師尺牘	四二二
程元鳳	呈提舉郎中劄子	四二五
張即之	致殿元學士尺牘	四二八
張即之	上問尊堂太安人尺牘	四三〇
葉夢鼎	呈判府監丞郎中劄子	四三二
陸秀夫	致義山尺牘	四三六
陳存	呈提刑節制提領顯文右司吏部劄子	四三八

趙孟頫	致堊堂提舉友舊執事尺牘	四四二
趙孟頫	致進之提舉尺牘	四四五
趙孟頫	致廉訪監司相公尺牘	四四八
趙孟頫	致晉之尺牘	四五一
趙孟頫	致季統山長秘書足下尺牘	四五四
趙孟頫	致德輔教授尺牘	四五六
趙孟頫	致往輔教諭尺牘	四五八
鮮于樞	致悅齋知府相公尺牘	四六〇
鮮于樞	致澄虛真人尺牘(一)	四六三
鮮于樞	致澄虛真人尺牘(二)	四六五
鮮于樞	書尺牘	四六八
鮮于樞	致巡檢吾姪尺牘	四七〇
鄧文原	致景良郎中尺牘	四七二
袁 桷	呈承旨大參相公尺牘	四七四
虞 集	致丹丘博士尺牘	四七七
朱德潤	致吳季實教諭尺牘	四七九
康里巎	致彥中尺牘	四八一
康里巎	致彥中郎中尺牘	四八四
釋文		四八九
書家小傳		五一三

鉉今有私憾特茲拜

託為先有祔承人劉氏其骨肉

元在貴藩醴陵門裏居住所

有劉氏先已家事得衡州茶陵縣

太戶張八郎見在奉處居住今

有什物并書都作一角封記全

託新都監何舍人附去轉拜託

吾兄郎中候到望差人於醴陵
門裏面勾喚姓劉人者面問當
今寄信與茶陵縣張一郎者令到
貴藩取領上件書信所貴不至
失墜及得的達也謹遂所

託惟海銘荷虔切專具片簡咨

聞不宣

丑再拜



所示要土母今得一小籠子封全
諮送不知可用否是新安穀
門兩出者復未知何所用

批示齊冬衣曆頭 賢郎未檢到

其它地基尹家者根本未分

明難商量耳 見別訪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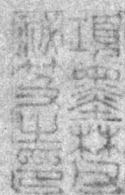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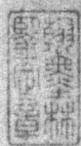
穩便者若有淺見宅子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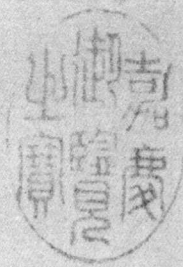
泗水市及

必諮

弘弓面所少車今有舊車小到

彼不用可貨却也





古人書法魏有鍾元常晉有王逸少
唐則歐虞顏柳前後相望今觀諸
家之書皆瀟灑出塵應規入矩中間
柳氏顏氏雖有肥濁瘦硬不同然皆
各得字之精妙有未易以聲音笑貌及
之也下此則宋西臺李建中其書法盡

